

魅力无穷的叠词秧歌(下)

——品叠词秧歌 说临县话的语法特点之二

□ 李海光

贺升亮的叠词秧歌特色明显,叠词应用饱满,造句方式多样,雅俗共赏。他讲述自己的读书生涯:

刚进学校不懂规矩松垮垮,老师不在前后乱跑拍拍打打,时间过了一个多月还要耍耍,没啦记住二十个阿拉伯码码。

一上数学课就紧张气喘呼呼,最头疼阿拉伯码码算盘珠珠,见了舅舅见了姨姨见了姑姑,经常要求给印买些小人书书。

1982年正月初六,初出茅庐的贺升亮评价家的好招待:

金有爱平把我当作上等亲亲,红油桌子擦了又擦认真真,干干净净摆下筷子喝酒盅盅,八个好菜色味俱佳热气腾腾。

1983年正月十四晚“临县首届伞头秧歌手比赛”决赛,贺升亮与康云祥争夺“著名秧歌手”的第一名:

敲起锣锣捣起鼓鼓拍起铲铲,师傅徒弟对唱秧歌挑起伞伞,密切配合不要争论长长短短,今天晚上一定能够圆圆满满。

1983年正月二十七,在临县裕民煤矿的秧歌晚会上,对唱康云祥:

康:升亮本是好苗苗,说话有理有条条,凤凰长出羽毛毛,放你飞过小桥梁。

贺:幼苗出土露尖尖,印还小得一点点,自觉退到一边边,送你一条好烟烟。

1985年正月,夸临县玉荐村的庄户人家:巧手匠人油壁芯巧巧妙妙,(炕围子)

红边黑底还有个价格格道道,人人马马和熊猫是花花俏俏,孙悟空挠根金箍下柳蹦蹦跳跳。

1992年在方山县演唱:

来也匆匆去也匆匆雷鸣闪电,情也切切意也切切说声再见,魂也依依梦也依依心连两县,风也萧萧雨也萧萧永远想念。

2007年,曲峪镇枣峁村的乡村公路建成剪彩:

春天到来草木青青桃李娇娇,夏天到来绿水潺潺杨柳袅袅,秋天到来果实累累金风潇潇,冬天到来祥云漫漫雪花飘飘。

主持晚会:

晚会结束嘱咐一下老老少少,希望大家不要拥挤照顾照料,提高警惕当心小偷掏去票票,平平安安各回各家去睡觉觉。

1996年7月,吕梁影剧院秧歌晚会上,贺升亮头戴太旧高速公路工人的帽子,“三朝元老”郭追追唱:

贺升亮你一表人才俊俊俏俏,伞头界的风流人物荣荣耀耀,有些时候你不识个格格道道,今晚上你头上戴个什么帽帽?

樊如林和康云祥是伞头界的“和合二仙”,两位老先生遗留在世的叠词秧歌,尽显仙风道骨。

樊如林,1983年在招贤镇唱:站在台上瞭远远,观众站在一点点,哥哥弟弟和姐姐,人人带个笑脸脸。

1988年给吕梁地区卫生局拜年:

家家户户打扫得干干净净,城里城外没一点灰尘影影,马路上面擦得像玻璃镜镜,一进离石就觉得高高兴兴。

1988年唱吕梁地区文化馆:描龙龙,画虎虎,哆来咪发拼谱谱,敲锣锣,打鼓鼓,都是几个青颗颗。

报名秧歌:

樊如林小时没奶奶,大了瘦得个圪圪腿腿,如今是老汉背柴柴,一回回不如一回回。

樊如林,抽空空,今天演出到孟门,锣鼓响得轰隆隆,观众挤得圪涌涌。

对唱陈兆珍:

陈:记得一九五二年,印在佻泉村当教员,你脑上扎个拐辮辮,会印要得吃燕燕。

樊:你说你给印捏燕燕,老燕不用穿线线,印一年比一年老汉汉(xian),吃上你的一点炒面面。

康云祥,正月的秧歌晚会:

正月十五爬台台,一年能有几回回,眉眼老成圪腿腿,谁爱见咱这一把干柴柴。

唱小卖部:

政策落实打破了框框套套,生意买卖摆满了街街道道,铁皮房子好比个财神庙庙,待业青年活跃起来能挣票票。

“伞头大王”杜云峰虽然英年早逝,但遗世秧歌不少,在伞头界的鳌头地位牢固。他的叠词秧歌就像日常说话。

说不讲卫生的伞头:头发滚成毡片片,脯子股上尽是饭点点,污水道道一脸脸,亲亲们赶快役远远。

说改革开放后的新生活:印子汝子打扮得花花俏俏,年轻后生咪咪咋得蹦蹦跳跳,侯鬼咪再不用烧烧叫叫,岁岁钱攒得尽是十块的票票。

杜云峰被李清福编扮:剃得平头你留缝缝,喇叭裤烫得直增增(zeng),浑身打扮成神棍棍,伞伞来转得卜愣愣。

李铭瑶是“伞头大王”的师傅,传世的经典秧歌不少。上世纪50年代全县教师集训期间闹秧歌,李铭瑶给伞头高哲生唱:

夹山山邻家不远远,开会时住在一点点,咱两个都是黑脸脸,相好得打成一片片。

贺新婚:

恋爱时候山盟海誓等等待待,洞房花烛如鱼得水恩恩爱爱,结婚以后生活过得愉愉快快,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祖祖辈辈。

薛清爱是女伞头的杰出代表,伞转口开即为黄钟大吕。1987年恭贺柳林建县20周年:

香严寺壮丽奇观楼亭亭,抖气河数九寒天热气腾腾,莲花池百花争艳池水清清,贺昌纪念馆激励子子孙孙。

老薛坐班车,司机免票、青年让座、乘客鼓掌:

看见老乡格外亲热高高兴兴,感谢那位青年给印让开空空,祝福大家家庭和和睦吉喜庆庆,祝愿司机常年出车通通顺顺。

2011年8月,临县电影院歌晚会,薛管旺对唱贺升亮:

敲鼓鼓,吹号号,升亮戴个官帽帽,长调调,短调调,你也就会一套套。

薛清爱的徒弟王玉梅唱师徒情:

师父对印玉梅徒弟情谊长长,时刻盼望个个徒弟坚强强,可惜玉梅才疏学浅窝窝囊囊,只恐怕是烂泥难糊破砖墙墙。

1986年春节,革命老艺人王易风归省故里,挑伞歌唱:

十几年过年不在家,没啦捉过个伞把把,到如今胡采巴吃乍乍,想编个秧歌也生巴巴。

年轻时印咪一茬茬,如今都已经当爷爷(ya),那时候村里的小娃娃,跟前也有人叫爸爸。

吕守恒劝观众:

领上秧歌队转圈圈,转着转着转成一点点,观众咪尽量靠边边,不然里头要挠肩膀。

高万青唱检阅秧歌:枣圪塔家来了一阵阵,印咪来在二碰碰,工作搞成一顺顺,胜利花开得红楞楞。

许多叠词秧歌名声远播,历久弥新,但编者却因岁月的更迭而佚名。此处列出佚名叠词秧歌,向原唱者致敬!

唱农村生产责任制前后的生活变化:

过去饿得候候咪哭哭啼啼,过年过节红面上包个皮皮(包皮面),如今咱一天一顿好面旗旗(白面面条),家家户户日子过得甜甜蜜蜜。

扁食包的是好馅馅,羊肉结成圪蛋蛋,紫皮蒜捣了几瓣瓣,大醋香油弄蘸蘸。

过清明捏燕燕:

清明时节捏燕燕,燕燕穿成一串串,一天吃上几遍遍,

几天就抹成个光线线。

唱抗日:

日本人杀死咪爸爸,活活地气死咪妈妈,不要看我是小娃娃,儿童团里能顶呱呱。

招贤铸得铁壳壳,火药装里一钵钵,柳木把把一节节,拉线叠成圪折折。

颗颗地雷黑瓢瓢,埋在岔道圪梁梁,炸得鬼子流肠肠,疼得喊爹叫娘娘。

唱中央后委在临县:

三交周围不远远,村村连成一片片,吃了馍馍吃卷卷,领导住在一点点。

乐事打乒乓

□ 韩长绵

从我退休之后,每天的早八点到九点半是我雷打不动的打乒乓球时间,也是我最快乐的时刻。每天晨练归来之后,马不停蹄地边听“新闻天下”边洗脸刷牙,打点早餐,待这一应停当妥帖,就将近八点钟了,带上乒乓球装备疾步奔向离退休老年活动中心,老友已经擦好乒乓球台,正在踢腿抡臂的做着准备活动呢。

活动中心虽有三张球台,但打球的人员多,连年轻人也都前来一显身手,为了省去排队等待的时间,我与老友商定,我们俩的球瘾要在大批人马到来之前就过足过够,所以就选择了这个时间段提前尽兴,当我俩筋疲力尽大汗淋漓时,其他的球友才陆续到场。这时我们俩也不急于收拾东西回家,而是一边用毛巾擦汗一边专注地当起观众来,每看到他们打出一个好球,就用力地鼓掌叫好,对于出现的“臭球”也毫不客气地给予评说指点。只因我们俩说的意见都很靠谱,时间长了,在有意无意中,就被球友们喊起“教练”来,其实我们俩的球技不过都是“半瓶醋”而已,哪配什么教练的雅称呢,可是由于这么叫我们俩听了高兴开心,也就稀里糊涂地由他们去了,到后来竟也半真半假不自量力地当真履行起教练的职责来了,俩人倒也一点不觉脸红。

老友性强,比我大五岁,今年岁数已经88了,但身体硬朗精神矍铄,一站到球台旁挥起拍来,就如同18岁的年轻人一样,攻守进退辗转腾挪,身轻如燕生龙活虎游刃有余,身手矫健球技不减当年,近来又在反手横打上颇下功夫,大有长进。我们俩都是右手直拍左推右攻的传统中国式打法,水平不相上下,计起分来互有输赢,但我俩一般不记分只计时,以一个小时左右为限,以力竭了汗透了兴尽了为标准。开始阶段也曾开局就计分,结果常常因为一个擦边球、一回违规发球、一次记错分数,而斤斤计较互不相让争得昏天黑地面红耳赤没完没了,直至俩人闹得不愉快,甚至不欢而散。后来我们俩一合计,这样不行,打球本来是快乐的事,却因为一分二分而破坏了和谐的气氛,愉悦的心情也由于计较而荡然无存,这不是自找苦吃吗?于是我俩当机立断决定,今后打球再也不计分了,没输没赢大家乐,既锻炼了身体,也乐呵了心情,这才是我们的目的和初衷啊。

我俩每天球台竞技,几年如一日的每天兴致勃勃不絮不烦不见不散,有人感到很奇怪,就问我们何以如此?我俩的回答只有简单的两个字“兴趣”。是啊,兴趣就是动力,就是驱使我俩与乒乓球的不解之缘不离不弃的动力。那种感觉每天都是全新的,每天都有盼头,只要钟敲八点,奔向球台脚步,想拦也拦不住;这么说吧,那时刻的俩老头就像俩小孩一样,天真烂漫喜笑颜开,完全忘记了七老八十的年纪,真正进入了物我两忘的境界。

当然,除了兴趣之外,锻炼身体也极具诱惑力,打乒乓不仅愉悦我们的精神,更给了我们健康的体魄,就连老年人易染的伤风感冒也都无缘光顾远离而去。还有就是结交了朋友,增进了友谊,陶冶了性情,提升了退休生活质量,总之,打乒乓趣味多多益处多多,所以我们俩才陶醉其中乐此不疲乐不思蜀呢。

